

## 第五章 中共「新安全觀」對北韓核武危機的作用與影響

在北韓核武危機的處理中，中共到底發揮了多少的作用與影響，是許多研究國際關係學者甚為關心的問題，甚至美日俄等相關大國，對於中共在北韓核武危機中對北韓是否仍具有一定影響力，都不斷設法尋求答案，即使中共本身，在危機的處理過程，也不斷強調中共在事件中的獨特地位與微妙的影響力；而北韓於危機過程中，與中共若即若離，時而親密、時而疏遠，既需要中共對其經濟民生的大力支援，在重大關節上，又不希望中共對其指指點點，相關作法常令中共感到頭痛。但是相關的研究與報告，對於本部分重點的內容，似乎都未能提供足以令人一窺全豹的資訊。中共為建立一個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以利經濟建設發展達到綜合國力的提昇，在 1996 年即「曾根據時代潮流和亞太地區特點，提出應培育一種新型的安全觀念，重在通過對話增進信任，通過合作促進安全。」中共認為「新安全觀的合作模式應是靈活多樣的，包括具有較強約束力的多邊安全機制、具有論壇性質的多邊安全對話、旨在增進信任的雙邊安全磋商，以及具有學術性質的非官方安全對話等。促進經濟利益的融合，也是維護安全有效手段之一。」<sup>1</sup>此一新安全觀對中共處理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具有關鍵的作用。

### 第一節 中共在北韓核武危機處理中的政策目標

「一個無核的、和平與穩定的朝鮮半島最符合中共的國家利益。」<sup>2</sup>是中共一貫對外宣示的立場。中共對於兩次北韓核武危機採取的策略大致相同，即靜觀其變，再伺機出手，以謀取最大國家利益。1993 年第一次北韓核武危機伊始，中共初期僅呼籲當事國透過對話解決問題，一直到美國試對北韓用強時，才發表聲明反對一切制裁北韓或其他形式的用強，並不惜在安理會動用否決權。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在 2002 年 10 月爆發其後半年之內，中共都沒有任何表態，2002

<sup>1</sup> 2002 年 7 月 31 日參加東協地區論壇外長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向大會提交《中方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http://www.fmprc.gov.cn/chn/wjb/zjzg/gjs/giizyhy/1136/1138/t4549.htm>。

<sup>2</sup> 張幼文，黃仁傳等著，《2004 中國國際地位報告》，人民出版社，頁 89。

年底江澤民訪美時，面對小布希的請求表現出對北韓莫可奈何的態度，甚至到 2003 年 1 月北韓進一步宣布退出「禁止核武擴散條約」(NPT) 時，江澤民與小布希通電話，對於小布希要求中共協助承擔阻止北韓取得核武器的「共同責任」，江澤民亦未有急人之急的回應，以致美國副國務卿阿米塔吉在 2 月嚴詞批評中共在處理與北韓核武危機時，有「精神分裂症」傾向，既擔心北韓發展核武，又要維持與北韓良好關係。<sup>3</sup>在美方頻頻施壓及各方要求下，中共始於 2003 年 1 月中旬由外交部發言人章啓月公開表示，如果美國與北韓願意在北京展開會談，中共樂意協助。其後在中共居間斡旋下，先在 2003 年 4 月北京舉行三邊會談，繼而在 8 月開啓六邊會談機制。在六邊會談成爲東亞地區安全的對話機制後，中國大陸才慢慢開始扮演斡旋者的角色。

中共對北韓的影響力，美國認爲，中共的支持是現行北韓政權續存的關鍵。在美國陸軍戰院戰略研究所提出的「中共與北韓關係發展對美國安全意涵」報告指出：「儘管中共對其與北韓關係僅是輕描淡寫，但幾乎可以確定的是，儘管兩國都寧可降低對彼此的依賴程度，但中共卻是確保北韓政權能否續存的關鍵，而北韓似乎也注定得繼續仰賴中共在士氣方面的支撐及物質方面的援助。除非平壤更積極主動地與漢城交往，以及（或）與美國全面修好，並且朝市場改革、外貿及投資等主要方向重新定位其經濟，否則此情勢似乎不會有所改變。」<sup>4</sup>就外部環境言，北韓的生存和發展必須以美國給予安全承諾爲前提，而中國的支援和介入則爲必要條件。基本上，中共對北韓始終具有強烈的影響力企圖，其目的在於確保安全和獲取更大的影響力。蘇聯解體後，中共成爲北韓最重要的盟友。而北韓金正日政府爲促成美國政府與平壤積極改善關係，對美國年以來採取「圍援打點」的策略，<sup>5</sup>因而中國對金正日的重要性大爲提昇。另一方面，進入千禧年後，

---

<sup>3</sup> 《聯合報》，92 年 2 月 6 日，版 8。

<sup>4</sup> 《中共與北韓關係發展對美國安全意涵》，美國陸軍戰院戰略研究所，2004 年 3 月。  
[http://past\\_journal.mnd.gov.tw/military\\_news/044d-2.htm](http://past_journal.mnd.gov.tw/military_news/044d-2.htm)。

<sup>5</sup> 劉德海，《2000 年兩韓高峰會對東北亞與兩岸關係的影響》，戰略與國際研究，2001 年 4 月，第三卷第二期，頁 82。

中共領導人也數次邀請金正日訪問中國大陸，即是要讓北韓認知中共發展道路的「優越性」，間接促成北韓也進行經改。所以北京當局金正日在 2001 年 1 月訪問上海的證券交易所，2000 年 5 月北京當局刻意安排訪問象徵中國 IT 產業發展的中關村，希望金正日目睹中國大陸經改成功的榮景，認可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進而積極思考北韓開展中國式改革經驗的可行性。此一作法有其成效，2002 年 7 月北韓開始實施「經濟管理改善」措施，在維持計畫經濟框架的同時，試圖通過價格功能提高激勵效果和追求生產的正常化，即可以發現有借鑑中國改革經驗的痕跡。<sup>6</sup>可以說，北韓政權存在一天，則中共的關注與引導還將持續。

作為東亞的重要國家，中共關注朝鮮半島的權力平衡體制不受破壞，因此中共在對半島的外交政策與處理北韓核武危機相關作為上，採取一方面與南韓協調與對話，抑制北韓在朝鮮半島動武的意念、一方面鼓勵南北韓的和解對話，以及美國與北韓直接對話，以化解平衡美國對北韓的壓力，減少美國與北韓間的緊張對立，而其所顯現的主要政策目標有四：第一，維持東北亞地區穩定的安全環境；第二，意圖形成中美共治東亞現象以矮化日本；第三，達成多邊對話機制的企圖，在亞洲建立無人可以挑戰的地位；第四，藉機拉攏美國，以換取其他議題的合作。

7

## 壹、維持東北亞地區穩定的安全環境

「和平崛起」是中國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上台後，為消弭「中國威脅論」所建構的政策理論。中共中央黨校前副校長鄭必堅認為，中共和平崛起要把握好 20 年「三大機遇」，包含「地緣政治環境機遇」、「新科技革命機遇」以及「經濟全球化機遇」。在「地緣政治環境機遇」部分，鄭必堅認為中共和平崛起的地緣

---

<sup>6</sup> 李南周，《朝鮮的變化與中朝關係》，〈現代國際關係〉，2005 年第 9 期，<http://www.xslx.com/htm/gizl/dyzz/2004-10-18-17504.htm>。

<sup>7</sup> 劉德海，《北韓核武、六邊會談與中國大陸之角色》，第五屆兩岸遠景論壇—東亞區域整合與兩岸關係，頁 221。

政治環境機遇取決於兩個方面，其一是超級大國美國是否將其全球戰略資源集中用於壓制中國的和平崛起；其二是中國的週邊環境是否或能否形成牽制中國和平崛起的包圍網。鄭必堅提出：

「911 事件及之後伊拉克戰爭導致的美國全球戰略的調整，不僅使美國無法集中其外交、軍事和經濟資源對付中國，並且美國還有不少問題要有求於中國。這為中國和平崛起贏得了寶貴時間；中國市場對亞洲經濟拉動作用的日益明顯並已與日本匹敵，中國與東盟、中亞四國間建立的區域化體系及朝核問題上形成的北京六方會議機制等週邊因素也有利於中國的和平崛起。」<sup>8</sup>

據中共本身樂觀估計，預計在 21 世紀中葉之前，中共將可成爲世界最大經濟體，甚至國防武力也將可與目前世界超強美國一較長短。但在此中共綜合國力大幅提升、和平崛起之際，國家安全的需求與日俱增，但中共領導人對中國的總體安全環境仍保持高度的警覺，尤其是「美日安保新約」對中共的共同壓力，已對中共在亞太地區形成新的挑戰。特別是「911 事件」後中亞局勢的變化，充分顯示中國週邊地區的政治混亂有可能被美國利用來牽制中國。如果在朝鮮半島和東北亞地區也發生類似事件，除了將更增加中共的軍事與經濟上的負擔，對中共的週邊安全環境亦將造成極大的不利影響。因此對北韓核武問題，中國一直堅持朝鮮半島無核化以及和平解決的原則，其主要目標就是維護半島的和平與東北亞地區的穩定，爲中國和平崛起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

## 貳、在形成中美共治東亞現象以矮化日本的目標上：

對於北韓核武問題，被認爲對北韓最有影響力的中共，原先一貫的基本立場是鼓勵當事國對話而不積極介入。第一次核武危機時，美國與北韓開始雙邊對話就是因爲當時中共領導人江澤民說服 1994 年訪華的南韓總統金泳三改變對北韓強硬態度，同意讓步，不再反對華府與平壤舉行雙邊對話，因而使危機得以化解。

---

<sup>8</sup> 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要把握好二十年三大機遇》，〈范磊，世界觀察〉，2005 年 4 月 11 日，請參見<http://www.bloghome.cn/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

<sup>9</sup>1995~1996 年中共於對台灣連續試射導彈引發國際連串孤立行動，中共為突破外交孤立情境，改變原先對多邊主義的負面觀感，轉而積極參與與建構多邊政經與安全之機制，並於 1996 年提出應共同培育一種新型安全觀。這種轉變，連帶亦影響中共對朝鮮半島的策略，一改原先消極被動的作法，轉而支持美國在 1996 年 4 月所提出的四邊會談。中共大幅改變其一貫不直接插手兩韓事務的立場，除了建立一個能維持朝鮮半島長期和平與安定的多邊機制符合中共當前國家利益外，最重要的是藉四邊會談所建構的多邊機制來凸顯中美共治東亞的形象；<sup>10</sup>並可達到矮化日本，削弱日本與中共競爭東亞領導權的作用。

2002 年 10 月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爆發後，儘管日、俄態度與作法相當積極，北京最初的策略仍是靜觀其變，因利勢導與暗中運作的手法。2002 年 12 月 13 日美國以北韓違反「核框架協議」為由停止向北韓提供重油，北韓決定立即重啟核能發電站的建設計畫時，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仍以外交辭令宣稱「對北韓核武危機的立場是一貫的，即支持朝鮮半島無核化，致力於維護半島和平穩定，主張通過對話解決問題。希望有關各方從維護朝鮮半島和平與穩定的大局出發，履行『核框架協議』的義務，通過對話接觸和平解決。」<sup>11</sup>

2003 年 2 月 23 日至 24 日美國國務卿鮑爾訪中時，向當時任國家副主席的胡錦濤建議，希望中國出面向北韓轉達美國希望舉行多方會談的意願。中共在美方的要求下，3 月 8 日中國派特使錢其琛前往北韓，向金正日提出由美、中、朝三國在北京舉行三方會談的方案，並明確告知，這是最後一次調停，不要失去機會，正式公開介入北韓核武危機的處理。在中共勸說之下，北韓才接受三方會談意見。中共居間協調北韓參加 2003 年 4 月三方會談，初次顯露中共對北韓的影響力。

<sup>9</sup> 劉德海，《北韓核武、六邊會談與中國大陸之角色》，第五屆兩岸遠景論壇—東亞區域整合與兩岸關係，頁 224。

<sup>10</sup> 劉德海，《一九九二年以來的中共與兩韓關係》，〈國際關係學報〉，第 15 期，2000 年 12 月，頁 218。

<sup>11</sup> 《發言人劉建超就朝鮮決定重開核電站建設計畫答記者問》，請參見 <http://www.fmprc.gov.cn/chn/wj/zjg/yzs/gjlb/1221/1224/t5566.htm>



2003年6月9日北韓首度公開承認發展核武，並重申如美國不放棄敵對政策，北韓就得擁有核子武器嚇阻力量捍衛國家主權，朝鮮半島局勢再度陷入緊張。為顯現對朝鮮半島的影響力及消彌北韓的核武危機，中共進行兩輪密集的首腦外交和穿梭外交活動。在高層，胡錦濤與布希總統頻繁會面和通話、接待韓國總統盧武鉉訪華、會晤日本首相和俄羅斯總統，人大委員長吳邦國訪朝、總理溫加寶訪美。在工作層面，外交部常務副部長戴秉國、主管亞洲事務副部長王毅、朝鮮半島事務大使賦寧魁分別多次前往北韓、美國，戴秉國訪問俄、日、南韓，李肇星外長則與美國務卿鮑爾多次會晤和通話，訪問南韓、日本。中共方面還接待北韓、日、美、韓、俄等五國主管官員進行磋商。胡錦濤與李肇星尚與東協、歐盟國家、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國就北韓核武問題交換意見。中共全力介入北韓核武問題，使中共成為解決北韓核武問題的關鍵角色，北京成為相關談判和外交活動中心。這是中共在並非直接當事國的情況下，在某一地區爭端上，投入如此龐大、介入如此之深，是絕無僅有的，<sup>12</sup>也是促成「六方會談」的主要關鍵，再一次彰顯中共在北韓核武危機中的影響力。而在第四輪六方會談時，當美中在8月1日舉行首次副團長戰略會議後，中方便拿出令美國滿意的最終草案；美國於2日對會談進程的態度亦由不滿意轉為樂觀。<sup>13</sup>北京大學教授王緝思曾就中國大陸尋求與美國建立穩定關係有精闢分析，他認為，今日美國在北京外交的重要性及北京力圖維持與華府穩定關係使中國大陸以經濟為主的國力得以迅速提升，並巧妙構築與美國共治亞洲的架構。<sup>14</sup>北韓問題堪稱中美共同穩定東亞安全的最佳例證之一。

### 參、在建立多邊對話機制的企圖，在亞洲建立無人可以挑戰的地位方面

在建立多邊對話機制的企圖，在亞洲建立無人可以挑戰的地位方面，中共更

<sup>12</sup> 朱鋒，《中國朝核政策和策略變化》，〈中國戰略〉，第三期，2004年7月20日，頁2-3。

<sup>13</sup> 〈美中在六方會談中進入「蜜月期」？〉，朝鮮日報，[http://chinese.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05/08/04/20050804000028.html](http://chinese.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05/08/04/20050804000028.html)。

<sup>14</sup> Wang Jisi, "China's Search for Stability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5, <http://www.foreignaffairs.org/20050901faessay84504-p40/wang-jisi/china-s-search-for-stability-with-america.html>.

是殫心竭智，積極促成。東北亞安全合作領域基本上經歷一個從雙邊到多邊的過程：1998 年以前，東北亞合作以雙邊為主，在各種夥伴關係的框架下，中美、中日、日俄、美日、美韓等雙邊關係眾多；1996 年以後，在中共對多邊機制疑慮消除並積極推動後，東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開始湧現，如牽涉兩韓統一問題的「四方會談」、圍繞北韓核武問題的「三方會談」、「六方會談」的多邊機制就是一個典型的範例。

在北韓核武危機初期所形成的三方會談，雖已跳脫雙邊互動的範疇，但究與真正的多邊對話機制仍存有落差，與北韓利益相繫的南韓尚未參加，日本、俄羅斯等周邊國家亦不得其門而入。而美、日、南韓協議推動的多邊會談並未包括俄羅斯，因此俄羅斯希望在下一輪多邊會談不致缺席而有失面子，尤其是如果日本加入而俄羅斯未加入，將會重創俄羅斯在東亞的地位。因此，俄羅斯力促中共、北韓助一臂之力加入未來的朝鮮半島的多邊會談，中共繼續積極斡旋，圖藉此布希政府好感，突顯其對朝鮮半島舉足輕重的地位，進而增加對東亞的影響力。在中共多方努力下，首度六方會談得於 2003 年 8 月在北京舉行。<sup>15</sup>

建立多邊的安全合作機制、實現共同安全，是當前作為東北亞安全合作的主要手段之一。「禁止核子擴散條約」和「核框架協定」曾經是針對北韓核武問題的安全機制，但目前對北韓來說似已失去約束力，因此需要各方達成一個新的、更有力的機制。作為一種嘗試，美國在對北韓保持軍事威懾的前提下，力圖擺脫北韓核武危機是美國與北韓雙方關係的說法，而將該問題擴大為東北亞地區安全問題及國際核不擴散的合作問題，希望通過多邊的合作為解決北韓核武問題提供新的途徑。因此，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爆發後，經過中共多方設法、協商建構的六方會談成為建立新安全機制的主要平台。

六方會談自從召開到 2005 年底止，已經舉行過五輪會談，由於各方立場迥

---

<sup>15</sup> 劉德海，《北韓核武、六邊會談與中國大陸之角色》，第五屆兩岸遠景論壇—東亞區域整合與兩岸關係，頁 231-232。

異、美國與北韓之間針鋒相對，使會談陷入僵局，未能解決北韓核武危機，各界褒貶也不一，認為實質進展微小。但無論是就中共或東北亞區域安全而言，會談本身意義卻十分重大。因為這是東北亞國家首度試圖以正式的多邊機制來解決地區的安全紛爭，而中共是六方會談的推動者。中共北韓問題專家李敦球即指出「六方會談開創東北亞對話先河」，並認為「會談有望成東北亞安全對話雛形」。中共方面則認為第一輪六方會談為和平解決朝鮮半島核問題邁出重要一步。<sup>16</sup>另一方面，也形成一個基本共識，即多邊形式的六方會談對緊繃的東北亞地區形勢，成功達成「減壓」的作用，使北韓核武問題走上和平解決的軌道。可以說，在沒有更好的模式產生，由中共發起的六方會談是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方式，是解決北韓核武問題的惟一安全合作機制，<sup>17</sup>這也奠定中共在亞洲建立無人可以挑戰的地位方面，更邁進一步。更重要的是，這是中共在重大國際問題上，第一次在道義上與國際主流社會站在一起，而對一個具有長期的緊密關係的極權國家表示出強硬的施壓態度，並取得了初步的成效。這是近年來，中共政權的外交動作，第一次得到廣泛的國際認同，美國國務卿鮑威爾等之所以公開宣示「中美關係進入最穩定時期」，<sup>18</sup>就在於北京在處理北韓核武危機上的態度轉變，由旁觀者變為參與者，由傾向於孤立的政權轉變為傾向於國際主流的國家。

#### 肆、在藉機拉攏美國，以換取其他議題的合作方面

當 2003 年 4 月，北韓在美國對伊拉克用兵之際，以發展核武及試射飛彈來要脅週邊國家，中共對美日韓的戰略地位就越顯重要。美國總統布希就親自致電江澤民，希望中共能承擔更多的責任以維持朝鮮半島的穩定。江澤民在布希的克勞德福農場上曾答應美國，「中美雙方都將繼續朝向一個沒有核子武器的朝鮮半

---

<sup>16</sup> 《人民日報》，2003 年 8 月 30 日，版 3，<http://www.peopledaily.com.cn/GB/guoj/1030/2044554.html>

<sup>17</sup> 於迎麗，《朝核問題與東北亞安全合作》，〈國際觀察〉，2004 年第 6 期。

<http://www.sis.org.cn/gjwlt/2004/It05/yuyinli.htm>

<sup>18</sup> 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在 2004 年 10 月訪華期間曾經表示，美國將在一個中國和三個聯合公報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和中國的關係。鮑威爾認為，美中關係目前處於 30 多年來最好的時期。請參閱美國之音《年終回顧：2004 年美中關係》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4-12/a-2004-12-20-15-1.cfm>



島而努力，並且以和平方法解決這個問題。」<sup>19</sup>胡錦濤主政以來，在化解北韓核武危機上與美國配合發揮積極作用，贏得華府好感。值得注意的是，迄今為止並無跡象顯示中共將北韓問題與台灣問題掛勾，而要求美方在台灣問題上有所回報；中共主要是擔心引起美國反感，藉以贏取布希政府內保守派的好感，俾利將來華府制定對台政策時，能多考慮北京的利益。<sup>20</sup>美國副國務卿阿米塔奇在訪問北京時曾表示：「介入北韓核武問題是中國自己的問題，因為這符合中國自己的利益。」中美都承認，目前在北韓核武問題上的合作，是雙方歷來關係最佳的時刻。<sup>21</sup>

在北韓核武危機的六方會談中的兩大主角——美國和中共，各有盤算。雙方並已開始著眼於更長遠、更重要的戰略價值，並為未來展開佈局。從第四回合六方會談的六點共同聲明可以看出，在國務卿萊斯（Condoleezza Rice）主導下的美國東亞政策是以務實且要有「看得到的成果」為主目標，美國在六方會談對北韓的讓步只是技術層面的，戰略上美國的政策目標並非僅僅是要解決北韓核武問題，其真正目標是使北韓核武問題國際化，長期化，似乎有意藉與北韓關係正常化；或在此一過程中推動改變北韓政權這一根本目標的實現，將其勢力直接推進至中國大陸東北邊界，以達到預防性圍堵中共及遏制俄羅斯的目標。<sup>22</sup>韓國國防研究院軍費控制研究室室長金泰宇分析說：「美國正在全面切入北韓問題。」換言之，其範圍超出了北韓核武問題。《紐約時報》近日報導說，「布希政府下的結論是，如果沒有同時採取以北韓為對象的直接處罰措施，六方會談就絕對不能成功。」也就是說，布希政府正在推進解決北韓問題的新方案。南韓統一部長官李鐘奭2006年3月16日將此描述為「韓半島局勢發生了非常微妙的變化。」3月22日在國內外媒體新聞發佈會上，韓國外交部長官潘基文指出：「對韓半島和平體

<sup>19</sup> 《支持維護無核武朝鮮半島，攻伊案…江緘默》，〈中國時報〉，民國91年1月26日。

<sup>20</sup> 臧國華，《新聞幕後》，〈中國時報〉，民國92年7月23日，第A14版。

<sup>21</sup> 《歷來關係最佳，美中皆同意》，〈中國時報〉，民國92年8月15日，第A13版。

<sup>22</sup> 王宜勝，《2005年度朝鮮核問題分析》，2006-01-12，請參見

<http://blog.daqi.com/article/6543.html>。

制，美國擁有更廣義的概念。」所謂更廣義的概念，不單單指南北韓關係，而且還包括北韓的變化。到 2005 年年底為止，布希政府都是把解決北核問題列為首要課題，但在 2005 年 10 月間提出北韓偽鈔與洗錢的問題後對六邊會談產生負面的效果。北韓說，美國在勒緊我們的脖子，並承認遭到重擊。結果，美國變本加厲，不但抓着偽鈔問題不放，而且還要用毒品等非法交易問題向北韓施壓，主要目的就是要阻止國際現金流向北韓。部份政府官員預測：「布希政府可能是要推出通過刺到金正日體制脆弱的部份，要正式推進體制轉換(regime transformation)的方案。」<sup>23</sup>

隨着美國對北韓的金融制裁，北韓遭受深刻打擊後，中國的動向開始受到關注。中共方面顯然早已注意到未來可能面對的挑戰，採取先下手為強的策略，機先開始在北韓境內進行部署以預防未來美國藉與北韓關係正常化勢力進入北韓所可能造成的衝擊。中國一直把北韓金正日政權的沒落視為對自身的威脅，所以中國很有可能採取相應的新的對北韓戰略。目前最醒目的是，中國經濟影響力迅速在北韓增大。特別是，中國對北韓的投資從過去提供消費物資的方式迅速擴大為共同開發石油及地下資源和對港口等基礎設施的投資。專家們認為，暗地進行的實際投資規模可能達到已公開的投資規模的 3~4 倍。

近年來，中國與北韓經濟合作已不僅限於中國對北韓的單方面支援。2003 年中國南京的「熊貓集團」與北韓創建一家合營公司生產奔騰系列產品；2004 年中國對北韓的投資起開始突出，目前已知的大投資案計有：

1)2004 年 3 月北韓在中國的首家軟體企業在瀋陽建成營業；

2)2004 年 5 月舉行的第 7 屆平壤國際商品展覽會上，第一汽車等 18 家中國企業占參展總企業數的 45%。<sup>24</sup>

---

<sup>23</sup> 李河遠，《韓半島局勢面臨轉變（1）美國對北政策是否改變？》，〈朝鮮日報〉，請參見 [http://chinese.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6/03/24/20060324000000.html](http://chinese.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6/03/24/20060324000000.html)。

<sup>24</sup> 李南周，《朝鮮的變化與中朝關係——一個韓國學者的視角》，〈現代國際關係〉，2005 年第 9 期。

3)2004 年中國在平壤耗費 2.6 億元人民幣（約合 340 億韓元）援建了大安友誼玻璃工廠。

4)2005 年，中國吉林省的三家鋼鐵公司投資 5000 萬美元獲得了茂山鐵礦 50 年獨家開發權。此外，兩江道惠山的銅礦、會寧的金礦和晚浦的鉛礦也在進行類似交易。另外，中國已經獲得了平壤最大的第一百貨商場等 3 家大型百貨商場和 2 家酒店的經營權以及龍登煤礦的開採權。2006 年 3 月初中共與北韓舉行開發兩國經濟特區的協商。2005 年 12 月 24 日，北韓副總理盧斗哲飛到中國簽定了共同開發油田的協議。

5)2005 年 7 月中國大陸吉林省暉春市東林經貿公司、暉春邊境經濟合作區保稅公司支付 1 億美元簽約成立「羅先國際物流合營公司」，由中方擔任公司董事長，獲得咸鏡北道羅津港 3、4 號碼頭 50 年獨家使用權，連接中國大陸圈河口岸到羅津港公路 50 年使用權，並將在羅津港附近建工業區和保稅區。<sup>25</sup>北韓和中國政府宣佈這是為了出口商品。但羅津港是代表北韓北部地區的軍港。

自 2005 年以來中朝雙邊關係的經貿大幅提昇，除了是雙方開始比以往更重視經濟考量外，就中共而言，北京當局自 2000 年以來對外關係開始注重經貿外交，目的之一就是要化解美國自 1996 年以來對中共的預防性戰略圍堵。<sup>26</sup>

儘管在北韓核武危機中或在援助方面，北韓表現出合作的姿態，但中共與北韓關係中的不確定因素也大為增加，這些因素將影響中共與北韓關係的發展與穩定：

- 1)北韓發展核武，本身就可以視為對中共保護的不信任。
- 2)北韓核危機後，北韓與美、日兩國關係大有進展，甚至與俄羅斯的關係亦

---

<sup>25</sup> 劉德海，《北韓核武、六邊會談與中國大陸之角色》，第五屆兩岸遠景論壇—東亞區域整合與兩岸關係，頁 237~238。

<sup>26</sup> 劉德海，《北韓核武、六邊會談與中國大陸之角色》，第五屆兩岸遠景論壇—東亞區域整合與兩岸關係，頁 239。

中共「新安全觀」對北韓核武危機的作用與影響

相形緊密，但與中共則有若即若離之勢。

3)北韓內部不確定的政經形勢，尤其是北韓破敗的經濟，能否如中共所願的那樣實行改革開放，中共也無把握。

## 第二節 中共在北韓核武危機中的作用與影響

布里辛斯基在其《大棋局》一書中，曾就朝鮮半島問題指出：「因歷史因素而更為有利的地理因素，也決定了中國對朝鮮的興趣。一個重新統一的朝鮮成爲美國（以及間接成爲日本）影響的延伸，這將是中國所不能容忍的。中國最起碼會堅持一個重新統一的朝鮮成爲中國和日本之間一個不結盟的緩衝地帶。中國還希望朝鮮對日本的歷史積怨會自然而然地把朝鮮納入中國的勢力範圍。但是，目前一個分裂的朝鮮半島對中國最有利」。布里辛斯基的目的，是要通過分析中國的地緣戰略意圖，爲美國政策選擇提供論證；但是從布氏分析中國對朝鮮半島的戰略意圖，可以了解中共對北韓發展核武不可能不聞不問或袖手旁觀。布氏進一步指出，「沒有中國的認可，朝鮮的統一是沒有辦法實現的。」同理可證「沒有中國的支持，北韓核武危機是難以和平落幕的。」

對於中國在「新安全觀」的指導下，不懈外交努力維護地區穩定的作用，可以從新出版的「2005 中國國際地位報告」一窺究竟。報告指出「六方會談仍然是各方尋求和平解決核爭端的主要機制。……爲了尋求半島核問題的和平解決，維護東北亞地區的安全與穩定，中國本著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展開了不懈的外交努力，使六方會談得以保持並在曲折中發展。」<sup>27</sup>

對於北韓核武問題，中共一向給予高度關注，尤以第二次核武危機爆發後的作爲更加積極。中共在北韓核武問題和六方會談中表現出的耐心和不懈的努力，是基於中國近年來不斷強調並發展的「新安全觀」。「新安全觀」強調各國應該摒棄冷戰思維，通過維護和擴大共同安全的途徑，達到維護地區安全的目標。中共認爲「新安全觀」的合作模式應是靈活多樣的，包括具有較強約束力的多邊安全機制、具有論壇性質的多邊安全對話、增進信任的雙邊安全磋商，以及具有學術性質的非官方安全對話等。

---

<sup>27</sup> 張幼文等著，《2005 中國國際地位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 4 月，頁 228。



在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指導下，中共積極處理複雜的北韓核武危機，可以突顯相關的作用為：<sup>28</sup>

### 壹、抑制朝美衝突升級的「緩衝器」

冷戰結束後，美國歷年的「國防報告」中都強調「朝鮮威脅」，並冠以「無賴國家」的稱號，美國在南韓布署大量部隊也是針對北韓。但是在面對同是伊「邪惡軸心」的伊拉克和北韓，美國對兩者卻採取了不同的態度和政策；伊拉克和北韓面對美國的壓力，也採取了截然相反的態度。即自稱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接受聯合國武器核查的伊拉克遭到了美國的軍事打擊，公開宣稱自己已擁有核武器的北韓卻受到美國的「特殊關照」。這並非意味美國不會攻打北韓，如果北韓繼續採取從前的強硬態度，美國仍然有可能對北韓實施軍事攻擊。美國到現在之所以未對北韓進行武力攻擊，這其中自然有美國全球戰略考慮的因素，也有美國顧及盟友特別是韓國態度的原因，但是，中國堅持和平解決危機的立場，無疑有助於軟化衝突雙方的強硬態度，對衝突導向戰爭的邊緣起到了抑制作用。

如果美國對北韓開戰，中共就會陷入進退維谷的窘境。如果依照「中朝友好互助合作條約」的同盟約定，就會與美國發生正面衝突，中共的經濟建設大計就會受到影響、甚至中斷。1950 年中共中央原本準備大規模削減軍費，但韓戰一役使這一目標無法實現。根據周恩來 1952 年 9 月向史達林透露的數字，中共 1950 年軍費占國家預算的 44%，比原計畫超出 14%；根據周恩來在第 109 次政務會議上的報告，1951 年財政支出的 50% 以上用於軍事，用於北韓戰爭的費用占總支出的 30%。<sup>29</sup> 據統計 2005 年，中國與美國和日本雙邊貿易額分別為 2,116.26 億美元和 1,844.44 億美元，中國與韓國的雙邊貿易額為 1,119.31 億美元，三者合計高達 5,080 億美元，<sup>30</sup> 佔當年中國貿易額的 1,4221.8 億美元的 35.71%，GDP16,494 億美

<sup>28</sup> 郭秋梅，《塵埃未定時的思考——論中國在朝核問題中的作用》，2005-12-15，請參見 <http://www.xslx.com/htm/gjzl/gjzs/2005-12-15-19552.htm>。

<sup>29</sup> 牛軍，《新中共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徵》，〈歷史研究〉，北京，第 5 期，1999 年，頁 39。

<sup>30</sup> 《歐美日韓幣種成主要籃子貨幣》，2005 年 08 月 11 日，第一財經日報，[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bank/bank\\_yhfg/20050811/03471877691.shtml](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bank/bank_yhfg/20050811/03471877691.shtml)

元的 30.79%。戰爭一旦開打，有人估計將導致中國的GDP下降 10-20%，並將持續多年，而且戰爭難免不打亂長期形成的地區合作關係和產業分工體系。經濟秩序紊亂所產生的損失是乘數性的，其重建也不是短期能夠奏效的。<sup>31</sup>對於如此沉重的負擔與損失，中共領導人在作出重大決策時不能不給予高度的關注。基此中共對北韓核武問題堅持和平解決危機的立場，無疑有助於軟化衝突雙方的強硬態度，對衝突導向戰爭的邊緣起到了抑制作用。

## 貳、形成各方共識的推動者

對於北韓核武危機應如何處理解決，各方均有不同的認知與立場。北韓核武六方會談解決的將不僅是北韓核武的問題，而是自冷戰結束以來東北亞地區各國利益的重新調整，各國都想在這一回合的博弈中儘可能獲得最大的利益，佔據更有利的位置。

首先挑動此一危機的北韓，認為爲了自身的安全，「有權開發核武器和比核武器更厲害的武器」，並且一度在國內廣播中宣稱他已擁有原子彈；<sup>32</sup>北韓升高危機的目的，主要是回應 2002 年 1 月 29 日美國小布希總統將北韓列爲「邪惡軸心」說，並可能對之實施的單邊先制攻擊，以推翻北韓政權的動向所採取的手段，企圖逼迫美國進入雙邊談判，簽署互不侵犯條約並實現兩國建交的目的。北韓發展核武並升高核武危機，主要目標就是針對美國，希望能與美國進行雙邊會談，以攫取其所需的政經利益。

但美國則堅持北韓的核計畫是東北亞區域安全的重大問題，是一種「國際衝突」，北韓週邊國家應該承擔相應的責任和義務，和美國一起行動。<sup>33</sup>因此主張在多邊框架內討論問題，並要求北韓率先完全中止研發核武與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停止出口導彈。立場與北韓南轅北轍，毫無交集。

<sup>31</sup> 徐文吉，《朝鮮半島安全與穩定現狀評估與對策探討》，〈軍備控制研究與進展〉，北京，第 2 卷第 1 期，2004 年，頁 26。

<sup>32</sup> 時殷弘，《如何認識和應對朝核危機》，2003 年 1 月 12 日，請參見 <http://www.chinaaffairs.org/gb/detail.asp?id=26602>。

<sup>33</sup> Glenn Kessler, "U.S. Seeks Regional Pressure on N. Korea",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31, 2002.

對北韓核計劃感到最緊張的是南韓。因為北韓不止一次的說過，如果南韓一味追隨美國的政策勢必對北韓造成傷害，北韓將在必要的時候把朝鮮半島變成灰燼。因此對於北韓核武問題，韓國政府的一貫立場是「絕不容忍」北韓擁有核武，但核武問題無論何種情況都必須透過對話以和平解決。因而盧武鉉總統上台後，仍追隨金大中對北韓的和解合作政策，認為北韓核武問題必需用和平方式來解決，不能靠制裁和武力解決。<sup>34</sup>對於美國有意將北韓核武危機送到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討論，南韓則表不希望如此；盧武鉉在當選總統之前，甚至公開表示他如果當選總統，一旦美國攻打北韓，南韓可能保持中立。<sup>35</sup>

北韓核武危機形成的威脅，日本是地區內感受壓力最大的國家。北韓自 90 年代後半，開始部署射程 1300 公里的蘆洞飛彈(Nodong Missile)，且數量已達 175~200 枚，具有攻擊日本全境的能力。<sup>36</sup>1998 年 8 月 31 日試射 1 枚射程 2500 公里大浦洞 1 號(Tapedone)彈道飛彈，飛越日本本州北部上空，落入北太平洋，令日本大為震驚。為解除威脅，日本除與美國合作研發TMD飛彈防禦系統外，對北韓核武危機，日本亦跟隨美國立場，主張應採取強硬的經濟制裁手段，如果事態進一步惡化，則應採取更嚴厲措施。<sup>37</sup>因此，日本政府在其一攬子方案中，以北韓發表聲明放棄一切核開發計畫和拆除核設施為前提，要求北韓撤回退出「禁止核武擴散條約」的主張，簽署「禁止核武擴散條約」的附加議定書，接受對被懷疑的核設施進行強制性核查。日本還要求北韓取消所有導彈的開發計畫並銷毀生化武器。

俄羅斯雖受限於蘇聯解體後國力大幅衰退的影響，對於北韓核武問題介入程度較之美、中、日等國，較不顯著。但基於本身在遠東的利益及國際的影響力，對於北韓核武問題，無論是公開宣示或祕密活動，均大力爭取發揮影響力的機

---

<sup>34</sup> 劉德海，《南韓總統大選對朝鮮半島安全形勢的影響》，2003/01/10，請參見 [http://www.peaceforum.org.tw/onweb.jsp?webno=33333333:6&webitem\\_no=393](http://www.peaceforum.org.tw/onweb.jsp?webno=33333333:6&webitem_no=393)。

<sup>35</sup> 同前註。

<sup>36</sup> 《北韓核武與六方會談》，〈中華歐亞基金會政策報告No.930010〉，民國 93 年 9 月

<sup>37</sup> 同前註。

會。在六方會談中，俄羅斯在最後關頭介入北韓核武危機的斡旋，即可顯示俄羅斯對遠東利益的重視。俄羅斯是在 2003 年上半年中國於北韓核武問題上態度趨於強硬後，平壤從 3 月份開始實施厚俄薄中策略，用莫斯科平衡北京在斡旋北韓核武危機中的影響力。只不過後來由於莫斯科轉而對平壤施壓，金正日的這一策略才無疾而終。<sup>38</sup>俄羅斯一直主張以「一攬子」方式解決北韓核武問題，即一方面保障朝鮮半島的無核化地位，另一方面對包括北韓在內的該地區所有國家的安全提供必要保障。<sup>39</sup>

在第一次核武危機中，中共雖間接居中斡旋，讓美國與北韓達成「框架協議」，但其置身為第三者的態度十分明確。第二次核武危機初始時，中共亦未能急人之急，認為美國與北韓雙邊緊張關係是美國人自己造成的，該由美國與北韓雙方協商解決。<sup>40</sup>即使到後來江澤民與布希總統電話中首次表示不贊成北韓退出「禁止核武擴散條約」，主張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立場，甚至籌辦三方會談及五輪六方會談，仍是以「勸和促談」的和事佬姿態，始終不願扮演決斷者的角色。但在國際壓力及自身利益考量下，並囿於解決核武危機的迫切性，中國乃展開穿梭外交，大力化解各方歧見，推動六方會談的召開，有利於六方在共同利益上形成共識。中共雖迫於形勢介入處理北韓核武危機，但也取得相對的成果，尤以第二輪、第四輪會談為然。中共副外長王毅在第二輪會談結束後所說，「各方都主張半島無核化，主張分階段、同步或並行實施的方式解決這一問題；各方在會談中同意不採取任何使局勢惡化的行動，保持對話、建立信任、減少分歧、擴大共識。」<sup>41</sup>特別是美國和北韓兩個當事國的態度經過會談有所變化。美國強調，和平解決核問題應該是可能的，美國無意威脅、入侵並攻擊北韓，無意更迭北韓政權。北韓方面表示渴望和平，無核化是北韓的總目標，擁有核武器不是北韓的目

---

<sup>38</sup> 邱震海，《海俄羅斯在朝核會談中的角色》，〈北京中朝友聯國際經濟文化交流中心〉網頁，請參見<http://www.xttzw.com/dprk/shownews.asp?newsid=1391>。

<sup>39</sup> 《新一輪六方會談各方立場》，〈大公網訊〉，2005-7-26，請參見<http://www.takungpao.com/news/2005-7-26/ IN-432813.htm>

<sup>40</sup> 朱鋒，《中國朝核政策和策略變化》，〈中國戰略〉，第三期，2004年7月20日，頁1。

<sup>41</sup>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王毅 2004 年 2 月 28 日在新聞發佈會上的發言，中國日報網站，2004-02-28

的。無論是六方之間的共識，還是美國與北韓之間態度的轉變，可以說如果不是中國努力促成六方會談，是不會輕易形成和實現的。總之，經過六方會談，因北韓核武危機而引發的東北亞緊張局勢已大為緩解，而且和平解決危機的前景明顯增大。

### 參、和平解決爭端的主要倡導者

中國一直主張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1999年3月科索沃危機，2004年2月伊拉克危機，中共都主張用政治手段和平解決。對於朝鮮半島的問題，無論是兩韓的統一問題抑是北韓核武問題，都事關東北亞地區整個安全秩序，中國是與之相鄰的一個區域大國，基於本身的安全與利益考量，也有相應的考量與立場。中國提出以和平方式解決朝鮮半島的核危機，基本上是跟隨處理兩韓統一問題的原則，是以現實主義的理論為根據，亦即從1980年代為了順利實現「四化」目標開始，乃至當前為了在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兩番的目標能夠順利地實現，<sup>42</sup>對朝鮮半島現狀的維持與防止再度發生戰爭，一貫表示了極大關切與努力。因為一旦朝鮮半島發生戰事，中共一定深陷其中。因此，自1980年代開始，中共領導人頻頻發表了強調朝鮮半島問題的「和平解決」的言論。

1984年5月胡耀邦訪問平壤返國記者會上就朝鮮半島的統一問題指出，他與金日成之間有了「朝鮮半島和平統一為目標；聯邦形式為綱領；協商為手段」的共識；<sup>43</sup>1984年10月12日，鄧小平也指出：「中國願意促進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用談判方式解決朝鮮問題，我們贊成。」<sup>44</sup>因為當時中共的領導班子，很可能判斷為，緩和朝鮮半島的緊張情勢，不論在安全顧慮或國家利益層面，都對中共有利。鄧小平確定中共1980年代的三大任務：反霸、維護世界和平；實現祖國統

<sup>42</sup> 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中共16大政治報告中提出中共在公元2020年時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兩番的目標。請參閱<http://www.china.org.cn/chinese/2002/Nov/233867.htm>。

<sup>43</sup> “Hu Yaobang on His Visit to Korea,” *Beijing Review* Vol.27, No.21, May.21, 1984, p.20.

<sup>44</sup> 《社論》，〈人民日報〉，1984年10月12日。



一；加緊四個現代建設，其核心為現代化。<sup>45</sup>加緊四個現代化的必要條件之一，就是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對中共言，其立足點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是個先決條件。但在中共眼裡，朝鮮半島一直被看成是最令人不安的衝突熱點。<sup>46</sup>如果能夠維持朝鮮半島局勢的穩定，及緩和南北韓的緊張關係，不僅有助於東北亞地區的和平，而且有利於達成中共的國家目標。1990年南北韓在漢城舉行一次總理級會談，次年雙方同時加入聯合國，並簽訂了「和解、互不侵犯及交流合作協定」；與此同時，中共與南韓關係也有大幅度的改善，在經貿關係迅速發展的基礎上，中共與南韓在1992年正式建立外交關係。<sup>47</sup>朝鮮半島冷戰堅冰開始融化，進入後冷戰時代。

後冷戰時期雖然東北亞戰略格局發生重大轉變，<sup>48</sup>但中共對於世界局勢的評估與認識，更加明顯反映1980年代所確立標榜「獨立自主外交」以「和平發展」為中軸，<sup>49</sup>因此主張以和平方式處理半島爭端的主張並未改變。主要是中共本身在四個現代化建設的基礎上，經濟建設進一步深化，而維持一個對它有利、穩定而和平現狀，似乎是中共後冷戰時期對朝鮮半島政策的核心。<sup>50</sup>朝鮮半島的非核化對此局勢的促成至關緊要，一旦北韓擁有核武必將升高朝鮮半島的緊張對抗形勢與發展，不利於東北亞區域的和平與穩定。但對於如何解決北韓的核武危機，中共則提出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方案，即外交談判與對話。中共外長錢其琛於1993年底會見聯合國祕書長蓋里(Boutros Ghali)時，指出「更多的談判，更多的對話

---

<sup>45</sup> 《目前的形勢和任務》，〈鄧小平文選〉，(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203-204。

<sup>46</sup> 流妙龍等，《亞太地區新形勢下的中國地緣政治戰略》，〈湖北大學學報〉，武漢，1994年第4期，頁122。

<sup>47</sup> 吳心伯，《冷戰結束之初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的轉變》，〈美國研究〉，2002年第2期，頁51。

<sup>48</sup> 1972年中美建交、繼之中日關係正常化，南北韓和談等等，使原有的兩極對峙格局面目全非；在1980年代中後期已由中、美、蘇政治戰略三角格局變為中美蘇日四角的戰略格局，形成多極相互牽治的局面。冷戰後以朝鮮半島為中心的東北亞地區正在經歷著由冷戰結構向後冷戰結構的轉型，即由兩極格局的瓦解到中美日俄四大國及南北韓雙方力量的平衡。

<sup>49</sup> 劉德海，《後冷戰時期中共的朝鮮半島政策與日本政策》，載於周煦主編〈後冷戰時期中共對外政策〉，民國83年6月，頁119。

<sup>50</sup> 王飛凌，《冷戰以後中國的東亞安全政策簡析》，〈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5年春季號（總第10期），頁11。

和更多的勸說是和平解決朝鮮半島核問題的一個途徑。」<sup>51</sup>

1994 年第一次核武危機時，南韓總統金泳三於 1994 年 3 月 26 日起訪問中國 5 天，並與中共領導人展開會談，中共希望保持朝鮮半島長期的和平穩定及支持朝鮮半島非核化主張，反對美韓聯合軍演及美軍在韓部署愛國者飛彈等違反朝鮮半島和平穩定的措施，江澤民在會談中拒絕金泳三所提對北韓當局施加壓力使北韓停止發展核武的建議，江澤民一再強調北韓發展核武計畫引起的危機，只能透過對話與談判解決。<sup>52</sup>中共基本上深信能從繁冗的談判過程中獲利，自 1980 年代以來，中共更是強調國與國之間的分歧應通過談判方式解決，因而在北韓核武問題上，一再申述應通過談判予以解決。

到 2002 年 10 月第二次核武危機時，國際環境已然改變，中共不再僅與北韓交好，與南韓的實質關係尤甚於北韓，南韓也改變了以美國為主的態度，甚至較傾向於中共的談判解決方案。而在 2003 年 3 月中旬朝美雙方緊張情勢逐次升高，就在美伊戰爭前夕達到最頂點之際，中國仍在維持一個對它有利、穩定而和平現狀的考量下，積極倡導和平解決，最終促成 2003 年 4 月的中朝美北京三方會談。正如劉建超在 2003 年 4 月 22 日第二輪六方會談的記者會上說「關於朝核問題，中方立場是一貫的。中方致力於維護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支援半島無核化，主張通過對話和平解決朝核問題，同時認為朝鮮的安全關切也應得到解決。我想在此強調，中方主張通過對話和平解決朝核問題，各方都應為此創造條件，不應採取使局勢升級的行動。」<sup>53</sup>

---

<sup>51</sup> Geoffrey Grotball, "China Aims to Stay Out of Nuclear Arms Crisi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ember 28, 1993, p.7.

<sup>52</sup> 劉德海，《1992 年以來的中共與兩韓關係》，〈國際關係學報〉，第期，2000 年 12 月，頁 231。

<sup>53</sup> 劉建超就非典、中朝美三方會談和對伊制裁等答記者問，<http://www.china.org.cn>，2003-04-22

### 第三節 中共「新安全觀」的北韓核武危機政策檢驗

綜觀自 2002 年 10 月第二輪北韓核武危機爆發以來，中共以勸和促談的立場，積極居間斡旋，希望能以和平方式解決北韓核武危機。在長達三年期間，在中共努力之下，成功促進一次三邊會談及五輪的六方會談，雖然危機尚未完全消弭，但各方能接受多邊機制，通過談判和平解核武爭端和其他有爭議的問題，對中共而言，已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本節擬針對中共對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中所採取相應策略，檢視中共近年所提出並大力倡議的互信、互利、平等、協作「新安全觀」的立場。首先檢視在危機過程中符合「新安全觀」立場的作為，繼之驗證與「新安全觀」原則有出入的地方。大體來說，中共在「新安全觀」指導下的北韓第二次核武危機上政策，可以說是呈現「自相抵觸」(contradiction)的情形。具體而言，是中共對北韓第二次核武危機既要對北韓維持影響力，又僅要付出最少的代價所致。

#### 壹、與「新安全觀」立場相穩合之政策

在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上，檢視中共相關政策大致與其提倡的「新安全觀」立場相穩合者，主要表現在：

第一，主張和平談判，有效化解美國與北韓武力衝突。中共在「中國代表團向東盟論壇提交新安全觀立場文件」前言上指出「歷史證明，武力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爭端與矛盾，以行使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為基礎的安全觀念和體制難以營造持久和平。人們普遍要求摒棄舊的觀念，以新的方式謀求和維護安全。在此形勢下，以對話與合作為主要特徵的新安全觀逐漸成為當今時代的潮流之一。」<sup>54</sup>眾所皆知，北韓核武問題在小布希總統上臺後情勢急轉直下，到 2002 年 10 月惡化升級到「核武危機」層次。美國與北韓雙方劍拔弩張，相繼採取一系列相互挑釁、

<sup>54</sup> 《中國代表團向東盟論壇提交新安全觀立場文件》，新華社 2002 年 8 月 01 日，請參見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gjs/giizyhy/1136/1138/t4549.htm>。

刺激的邊緣行爲。這一情勢在中共居間斡旋下，得以化解，並促成三邊會談及其後五輪的六方會談，有效化解雙方武力衝突，使東北亞的區域安全得以維持。而通過談判和平解決爭端的作爲，基本符合中共「新安全觀」的基調。

第二，呼籲各方捐棄成見，促成六方會談。由美國、中共、俄國、兩韓、和日本共同參與的六方會談，在千呼萬喚當中，於 2003 年 8 月 27 日在北京召開。六方會談第一次會議，因爲是美國與北韓在三邊會談不歡而散之後的第一次接觸，相關動態如何倍受各方關注。會談的績效也關係著美國與北韓關係是否改善、限制北韓核武研發是否有進展、以及朝鮮半島危機是否最終解決。與先前舉行的三方會談相較，六方會談的首要特色，就是參與國增多。連南韓、日本、俄國等皆受邀參加，成爲新形式的國際對話。六方會談的成敗不單是美國的責任，也由其他相關國家同時承擔。而六方會談也似乎形成了未來朝鮮半島與周邊地區解決衝突的新興機制。<sup>55</sup> 與新安全觀提倡的共同安全模式是一致的。

第三，倡導合作安全與共同安全，創建多邊安全機制，有助於解決朝鮮半島的安全困境，建立「相互安全」的共識。六方會談是當前針對解決北韓核武危機唯一的區域多邊安全機制。「六方會談」機制的倡議與創建，基本上是中共全力斡旋下的產物，目前雖未能達成解決核武危機的問題，但迄今仍無適當的機制得以取代。在建立「相互安全」的共識方面，中國代表團團長、外交部副部長王毅 2003 年 8 月 29 日在第一輪六方會談後宣佈了幾點的「共識」，其中第二點是各方認識到「半島應無核化，但同時要顧及北韓對國防安全的關注。這一點反映了「相互安全」的思維和原則。僅按照傳統的國家安全理論，朝鮮半島無核化，當然符合參加會談的北韓之外五方，以及國際社會的最高安全利益和價值，而弱勢的北韓試圖通過「打核武牌」尋求國家安全，<sup>56</sup> 亦有其不得不然之苦衷。這一點可以說，是爲北韓核武問題的解決找到了一個重要原則：按「相互安全」原則辦事。

<sup>55</sup> 李 明，《北韓核武首次六方會談結果初探》，〈研究通訊〉，第 6 卷第 9 期，2003 年。

<sup>56</sup> 龐中英，《相互安全是可能的嗎？——由朝核問題北京六方會談想到的》，請參見 <http://www.people.com.cn/GB/guandian/1036/2065540.html>。

第四，緩解核武衝突，減緩東北亞之軍備競賽：一般認為，北韓核武危機倘未能順利化解，可能影響日本、南韓重新考慮發展核武的需要，因而加速東北亞之軍備競賽。這與「新安全觀」所指稱的「根據公正、全面、合理、均衡的原則，在各國普遍參與的基礎上，實行有效的裁軍和軍控，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維護現有國際軍控與裁軍體系，不搞軍備競賽。」原則完全抵觸。六方會談的啓動則有助於安撫北韓對於自身安全保障的焦慮，使北韓朝向「半島無核化目標」的進程邁進，進而阻止日本、南韓以北韓發展核武為藉口，進行核武裝。北韓如果堅持開發核武計畫，日本肯定會以北韓核武威脅為由生產自己的核武器。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就可能引發東亞乃至整個亞洲新一輪軍備競賽。<sup>57</sup>

## 貳、與「新安全觀」立場有出入之政策

中共在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的應對策略上，第一個與「新安全觀」的原則有出入的作為是首次突破不干涉內政的教條。2003年7月，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戴秉國攜帶國家主席胡錦濤親筆信出訪北韓。據報導，戴秉國當面為金正日詳細分析北韓核武危機惡化下去，可能給東亞、特別是北韓帶來的重大傷害。如果美國與北韓開戰，北韓當然可以給美軍、韓國甚至日本造成嚴重殺傷，但最後仍然是北韓在軍事上戰敗，政府垮台，千千萬萬的民眾生靈塗炭。因此，北韓核危機只能通過談判而不是戰爭來化解。中國還直截了當地要求北韓「為經濟自立作出努力、積極研究中國式的開放政策、通過停止開發大量殺傷性武器來改善與鄰邦的關係。」這一作為，<sup>58</sup>即與「平等」的新安全觀——「國家無論大小強弱，都是國際社會的一員，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別國內政，推動國際關係的民主化。」的原則有重大出入。<sup>59</sup>更與中共國務院外交部及中央對外聯絡部於1990

<sup>57</sup> 戰治強，《朝核危機發展態勢探析》，〈湖北行政學院學報〉，第1期，2004年，頁89。

<sup>58</sup> 郭飛熊，《中國在朝鮮核危機中的角色和目標》，〈中國戰略〉，第3期，2004年7月20日，頁11。

<sup>59</sup> 《中國代表團向東盟論壇提交新安全觀立場文件》，新華社2002年8月01日請參見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gjs/giizyhy/1136/1138/t4549.htm>。



年代初期擬定的一份對北韓政策的建議性文件所訂之「不對北韓黨的事務及內部問題指手劃腳」政策相抵觸。<sup>60</sup>

第二個與「新安全觀」原則出入的地方是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第二條有關軍事同盟的規定。「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簽訂已逾 50 年，其中第二條有關軍事同盟的規定是：「締約雙方保證共同採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國家對締約雙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締約一方受到任何一個國家的或幾個國家聯合的進攻，因而處於戰爭的狀態時，締約的另一方應立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這一盟約完全是當前中共大力倡導廢除的「以軍事聯盟為基礎、以加強軍備為手段的舊安全觀」，而中共在面對國際間及國內要求應予以廢止的聲音時，毫無反應，尤其是在中共與越南、蘇聯的類似條約相繼走入歷史後，北京與平壤間的相互合作條約成爲一個極爲獨特的機制，<sup>61</sup>更顯得突兀與怪異。雖然於 1995 年年尾，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曾表示：「中國方面不認爲北京與平壤之間的友好條約，是一項需要配合派遣武裝部隊的條約」；1997 年春天時任副外長的唐家璇在訪問南韓的一場公開座談會中表示，即使北韓發動戰爭，中共亦不願主動進行干預，他更進一步形容該一友好條約是一份「已死的文件」。1997 年 5 月，中共總理李鵬公開表示北韓並非中共的盟邦，而僅是鄰國。上述言論已被一再論及，實質衝擊性已大幅降低，但對於一份「已死的文件」，卻不願或不能進行廢止、修改，相關官員言論的真實性必需認真與嚴肅對待。在處於危機當中的中共領導人可能改變心意，調整政策，當然也可以毫無忌憚地拋棄先前的立場。<sup>62</sup>另一方面中共認爲，中國在解決北韓核武問題上可以發揮重要作用的理由之一，即是「中國與朝鮮是傳統的政治和軍事上的盟國」，北韓「深知一旦失去中國這樣的朋友將意味著什麼。」<sup>63</sup>因此，對於中共關於不再出兵朝鮮半島的說法，

<sup>60</sup> 陸華聲，《中共重組「社會主義陣營」對抗西方》，〈北京之春〉，香港，1996 年 5 月號，（總第 36 期），頁 63。

<sup>61</sup> 李潔明、沈大偉等著，《共軍的未來》，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1999 年，頁 444。

<sup>62</sup> 同前註，頁 444-445。

<sup>63</sup> 賈治強，《朝核危機發展態勢探析》，〈湖北行政學院學報〉，第 1 期，2004 年，頁 90。

韓國根本不予採信。2004年10月南韓合同參謀會議向國會提交的報告指出，朝鮮半島若再次爆發韓戰，中共準備調派40萬部隊支援與其結盟的北韓，對北韓的支援將包括800架軍機和150艘海軍艦艇<sup>64</sup>；中共學者郭飛熊對中共在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時，在邊境進行的頗為頻繁的軍事調動，「可能在為軍事衝突爆發時運用陸空力量應付各種變數儘可能捍衛朝鮮的緩衝國地位作準備。」<sup>65</sup>種種作為完全是江澤民1999年3月在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上發表《推動裁軍進程，維護國際安全》講話所揭示的「以軍事聯盟為基礎、以加強軍備為手段的舊安全觀」，除與大力提倡的「新安全觀」精神背道而馳，而且也未能獲得鄰邦的認同。

第三個出入之處在於，中共一向主張聯合國應在國際安全問題上發揮權威作用。這個立場不應有例外。<sup>66</sup>中共認為北韓不顧國際社會的反對發展殺傷性極大的核武器不會為北韓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sup>67</sup>其中牽涉到大規模毀滅武器擴散的問題與軍備競賽，對區域乃至全球安全，具有重大影響。江澤民曾表示：「『禁止核武擴散條約』是國際核不擴散的基礎，也是核裁軍進程取得進展的前提條件，這個條約必須得到全面切實的遵守，否則就會對核裁軍和核不擴散的國際努力造成嚴重的損害。」<sup>68</sup>而在伊拉克問題上，2003年2月11日江澤民在與法國總統席哈克電話會談中表示堅持主張在聯合國框架內政治解決伊拉克問題。<sup>69</sup>而對於北韓核武問題則一貫認為這是「朝美兩國是這一問題的當事方，雙方應互相照顧到彼此的關切，但目前雙方互不信任，解決這一問題的最有效手段和出路是朝美對話。」<sup>70</sup>2003年2月12日中共雖然投票贊成原子能委員會將北韓核武發展現況向聯合國安理會報告，但並不支持聯合國安理會在現階段介入北韓問題，中共

<sup>64</sup> 《韓戰若再爆 中共將援北韓》，聯合報，2004年10月6日，請參見 <http://yam.udn.com/yamnews/daily/2278600.shtml>

<sup>65</sup> 郭飛熊，《中國在朝鮮核危機中的角色和目標》，〈中國戰略〉，第3期，2004年7月20日，頁12。

<sup>66</sup> 沈驥如，《維護東北亞安全的當務之急——制止朝核問題上的危險博弈》，〈世界經濟與政治〉，第9期，2003年，頁6。

<sup>67</sup> 林福順，《金正日外交戰略的調整與六方會談》，〈學術探索〉，第2期，2005年4月，頁92。

<sup>68</sup> 朱鋒，《中國朝核政策和策略變化》，〈中國戰略〉，第三期，2004年7月20日，頁6。

<sup>69</sup> 鄭偉靜，《美伊衝突對中共的可能影響初析》，〈大陸工作委員會·大陸工作簡報〉2003/04/09

<sup>70</sup> 中國外長唐家璇2003年02月27日與俄羅斯外長伊萬諾夫舉行會談時提出。中新社，請參見 <http://www.chinanews.com.cn/n/2003-02-27/26/276927.html>。

認為對北韓施壓或制裁將使情勢繼續惡化。<sup>71</sup>中共主張半島無核化，但在處置的態度上又異於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作為，始終反對將北韓核武檢查問題交付聯合國安理會及其他一切形式的制裁；中共尤其力圖使日本及南韓瞭解，聯合國對北韓的經濟制裁，只會增加兩韓間的對抗，一旦北韓半島的矛盾升級，中共、南韓和日本三個國家，可能會處於最不利的地位。<sup>72</sup>中共面對北韓大力發展核武則一貫強調，只能通過談判對話方式和平解決，不贊成制裁、施壓，更反對戰爭，不主張聯合國安理會介入。<sup>73</sup>中共不願將北韓問題提到聯合國安理會討論真正的原因是擔心一旦北韓問題「國際化」，北京將失去影響力。<sup>74</sup>一再迴避北韓核武危機所涉及的核不擴散問題，不敢提出應對伊拉克發展大規模毀滅武器提交聯合國框架內政治解決的主張，明顯與其慣常主張相悖。

第四個出入之點，中共「新安全觀」強調「世界各國應通過對話與合作增進相互瞭解與信任，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堅決反對各國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來解決利益糾紛。」但從所公布的國防預算來看，中共近年來均以二位數的百分比的速率成長，其中隱藏的國防預算更常是公開預算的 2 倍以上。以 2004 年為例，公開國防預算額度為 254 億美元，加上隱藏性預算即高達 5、6 百億美元。2005 年中共當局調高 12.6% 的公開預算，<sup>75</sup>顯見對中共加強軍事武裝力量的高度重視，並沒有因大力提倡，堅決反對各國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來解決利益糾紛的「新安全觀」而停滯軍事整備。

在 2003 年北韓核武危機初起時，中共更是調兵遣將，大幅調整中朝邊境的駐軍，將原由武警駐守的鴨綠江畔，改由 15 萬解放軍駐防。2004 年 8 月南韓與

---

<sup>71</sup> 鄭偉靜，《美伊衝突對中共的可能影響初析》，〈大陸工作委員會·大陸工作簡報〉2003/04/09，請參見<http://www.mac.gov.tw/big5/cnrpt/9204/07.pdf>。

<sup>72</sup> 《明報》，香港，1993 年 10 月 28 日，版 A16。

<sup>73</sup> 朱鋒，《中國朝核政策和策略變化》，〈中國戰略〉，第三期，2004 年 7 月 20 日，頁 3。

<sup>74</sup> Bates Gill and Andrew Thompson, "A Test for Beijing: China and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Quandary". *Arms Control Today*, 2003 May. 請參見[http://www.armscontrol.org/act/2003\\_05/gillthompson\\_may03.asp](http://www.armscontrol.org/act/2003_05/gillthompson_may03.asp)。

<sup>75</sup> 康寧祥，《當前東亞形勢的政經意涵》，收錄於〈東亞與台日中的新形勢〉（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 94 年，頁 29。

日本媒體曾報導，解放軍曾在鴨綠江舉行為期 2 週的渡江演習。南韓《朝鮮日報》2004 年 10 月報導，中共在北韓邊界又增加部署 1 萬名解放軍。戰爭與和平攸關國家命運和發展前途，也只有從戰爭與和平的考驗，才能完整而正確認識一個國家的政策與戰略，中共近年所倡導的「新安全觀」，雖然在全世界各個場合一再大力宣示，但其真實性在面對真正的危機考驗時，就顯露無遺。對於中共在北韓邊境大幅調兵遣將的動作，可以研判，一旦美國對北韓採取軍事行動或北韓政權垮台，中共解放軍進入北韓境內的可能性已經升高，運用解放軍武力作為其應對北韓核武危機後盾的企圖，昭然若揭。可以發現，中共在面對安全底線時，都不會因為大力倡導「新安全觀」，而減少對軍事武力的依賴。

從這樣的分析可以瞭解，中共提出的「新安全觀」基本上是為其當前營造一個穩定的周邊安全環境的政策服務，是以中國國家利益為主要考量的產物，並非是真如江澤民在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上發表《推動裁軍進程，維護國際安全》講話中揭示的，是用以「保障國際安全，營造世界的持久和平」的理念與政策。

